

2019, 痛别32位院士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4天, 痛失3位院士!》《8月, 痛失6位院士》《5天内痛失2位重量级院士》……2019年,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 都令人深感痛惜。前不久, 人民日报微博做了一次梳理, 发现截至12月中旬, 我们竟已送别32位院士。

从年初的“材料院士”涂铭旌、“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著名物理学家梁敬魁, 到下半年的我国小儿血液病学科创始人胡亚美、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 再到上周刚刚离去的“风云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孟执中、著名病毒学家田波……一个个功勋卓著的名字, 接连出现在新闻里。

无论中外, 科学家总体上比较低调, 远离聚光灯似乎也是科学工作的常态。不少院士的成就

留声

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 在科技强国道路上, 这些谢幕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的姓名, 印上了自己的足迹, 而很多人往往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大国明星”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 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世界。

今天, 我们一起缅怀这些逝者, 记住他们的名字, 记住他们曾经说过的话——

做科研既要“顶天”, 也要“立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学家涂铭旌, 1月1日去世, 享年91岁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但每一代人应该有每一代人的担当, 只要工作一天, 就要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心血管外科专家高长青, 1月8日去世, 享年59岁

一个人的名字, 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 便足以自慰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于敏, 1月16日去世, 享年93岁

立宏志, 求实创新; 勤学习, 惜时如金; 搞科研, 精益求精; 深钻研, 探索不止; 攀高峰, 锲而不舍; 遇困难, 勇于面对; 善总结, 深化认识; 求真理, 淡泊名利。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梁敬魁, 1月19日去世, 享年87岁

我应该尽最大力量, 将许多国药的药理作用研究清楚, 以便为中国人民解除用药的痛苦。

——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药理学家金国章, 1月29日去世, 享年92岁

我一生都只想要努力工作, 做出自己所有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冷挤压技术的开拓者阮雪榆, 2月3日去世, 享年86岁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用混凝土更好地“诠释”建筑之生命。这件事看似枯燥的事, 我琢磨了一辈子, 可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材料专家孙伟, 2月22日去世, 享年84岁

我不很聪明, 但很勤奋。如果说我做一样成一样有什么奥秘的话, 那就是对待事业全身心投入和锲而不舍的长期积累。

——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王业宁, 2月22日去世, 享年93岁

事业的追求为了理想, 生活的乐趣乃是创新,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西医结合学科开拓者之一沈自尹, 3月7日去世, 享年91岁

我有十二字箴言: 必求甚解、知难而进、精益求精。

——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结构专家容柏生, 5月11日去世, 享年90岁

当我能够把我一点一滴努力奉献给自己的国家时, 那才是我生活的真正意义和我最大的自豪。

——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学家李恒德, 5月28日去世, 享年98岁

学习结束后, 最好的选择是回祖国工作, 因为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土地, 做出的成果也能应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汤定元, 6月3日去世, 享年100岁

轨道交通作为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力量, 应当起到带头作用。身为轨道人,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也意味着应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轨道交通数字化领军者之一宁滨, 6月14日去世, 享年60岁

我的精力依然很充沛。只要我不倒下, 就要一直干。我要为祖国生命科学更快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生物学家孔祥复, 6月17日去世, 享年76岁

学习要认真, 工作要踏实, 要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毫米波技术领域专家孙忠良, 6月29日去世, 享年83岁

让人不舍 更催人奋进

与贡献, 离世的时候才为大众知晓。自然地, 很多人呼吁媒体多讲讲科学家故事, 让杰出科学家成为“国民偶像”, 让科学精神薪火相传, 让科学事业后继有人。

2019, 痛别院士格外令人伤怀, 还有一个背景是, 中美经贸摩擦、“华为事件”“IEEE审稿门”等热点事件, 一定程度上让越来越多的国

人意识到, 如果不能自主掌握核心技术, 随时都会有“被卡脖子”的风险, 甚至受制于人; 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用创新托举中国梦, 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 赓续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 接力奋斗, 让人力大国成为人才强国, 让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2019, 他们的离去让人不舍。但我们清醒地知道,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关键是, 在缅怀中, 崇敬科学家、热爱科学要成为一种潮流; 在缅怀中, 国民的科学素养要稳步提升。

我们希望, 故去科学家的故事永久流传, 他们的名字长久被传颂。这些科学家, 让人不舍, 更催人奋进。我们乐见, 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正在成为“超级偶像”。江山代有才人出, 新时代, 一定会涌现更多“领风骚”的科学家。

留声

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因为, 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 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 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 把这个接力棒交好, 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才是大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 7月28日去世, 享年76岁

科学的成就, 来自于千万科学工作者的默默耕耘。然而, 由此建成的科学大厦却如此辉煌。每念及此, 心旷神怡, 身为科学一兵, 其乐融融。

——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查全性, 8月1日去世, 享年95岁

搞科研就是要发挥创造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卓仁禧, 8月6日去世, 享年89岁

多干一点, 少拿一点, 腰板硬一点, 说话响一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 8月12日去世, 享年89岁

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 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 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 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化学工程专家陈家镛, 8月26日去世, 享年97岁

科学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章综, 8月27日去世, 享年90岁

五十年来自我目睹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力逐渐鼎盛的发展过程, 远超过我青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对振兴民族的期盼。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学家王补宣, 8月31日去世, 享年98岁

看到我国纺织化纤工业的发展, 我的辛苦实在不算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化学纤维工程技术和专家季国标, 9月5日去世, 享年87岁

大自然就像一把磨刀石,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很自豪我所从事的职业,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选择地质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地质学家李珣, 9月10日去世, 享年96岁

年轻人要挤时间, 不要把时间浪费到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要树立严谨的学风, 不能浮躁。

——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与河床演变专家韩其为, 10月1日去世, 享年86岁

当医生多好!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当医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儿科血液学专家胡亚美, 10月3日去世, 享年95岁

爱迪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 而我的那1%的灵感也来自99%的汗水。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 10月4日去世, 享年94岁

做事情要one thing at a time(一心一意), 在一个时间里只专心做好一件事, 肯定能做得比较出色, 同时去想干几件事, 反而哪件事也干不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地球物理学家曾融生, 10月22日去世, 享年95岁

能够在短暂的人生中, 以科学服务人类, 这就是我此生不倦追求。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献身科研, 成为服务国家科研发展的脊梁。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陈星弼, 12月4日去世, 享年89岁

判断一个科学家的成果, 不能只看他发表论文的数量, 关键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科学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生理学家陆士新, 12月6日去世, 享年90岁

航天人也有失利, 但绝不屈服。

——中国工程院院士、气象卫星专家孟执中, 12月14日去世, 享年84岁

根据自己具有独立见解和兴趣的问题立项研究, 做出创新性结果的可能性远大于根据计划和指南申请的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田波, 12月15日去世, 享年88岁



第一排: 涂铭旌、于敏、梁敬魁、金国章、高长青、王业宁、孙伟; 第二排: 阮雪榆、沈自尹、容柏生、李恒德、宁滨、孔祥复、孙忠良; 第三排: 汤定元、李济生、查全性、卢永根、陈家镛、章综、王补宣; 第四排: 卓仁禧、李珣、季国标、韩其为、曾融生、胡亚美、张嗣瀛; 第五排: 孟执中、田波、陈星弼、陆士新。

本报记者王京雪

2019年逝世的科学家似乎格外多, 也格外受人关注。

截至12月中旬, 这一年, 我们已相继送别32位两院院士——这也是2018年逝世的院士总数。此外, 还有数位在所属领域居功至伟的科学家也于今年离世。

在贯穿全年的相关媒体报道后面, 总能看到人们自发留下的大量缅怀话语。

有人饱含歉意与敬意, “对不起, 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虽然对很多科学家都不太了解,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国家的贡献。”

有人希望媒体多宣传科学家, “不要等人去世了, 才被知道姓名。”“多讲讲他们的事迹, 他们的研究领域吧, 没准就有孩子因此爱上这个行业。”

有人感叹: “这才是国家的真明星、真偶像!” “这应该是点击过亿的人, 粉丝无数的人, 被铭记的人!”

毫无疑问, 在新中国70年奋斗史中, 在科技强国道路上, 这些谢幕转身的科学家们刻下了自己的姓名, 印上了自己的足迹, 而人们往往并不确切知晓他们的贡献——“大国明星”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 却联手塑造了你我今日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解这些不够“出名”的著名科学家。人们想知道, 他们是怎样的人? 做过怎样的事, 说过怎样的话? 为什么值得怀念? 他们的离开又意味着什么?

爱国者

翻开2019年离世科学家的名单, 可以看到, 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 怀揣科教报国的心愿, 付出毕生心血建设新中国, 爱国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这代科学家身上有种共性, 即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用1月16日逝世的“两弹一星”元

践自己的诺言。”

同样出于科学报国的信念, 材料学家涂铭旌在1958年登上从上海西行的列车, 响应国家号召, 举家西迁, 前往建设中的西安交通大学, 投身金属材料学科建设。

今天, 他参与创建的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 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

奉献者

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与栋梁, 从来不像其外表那般享有夺目光彩。干惊天动地的事, 做隐姓埋名的人, 奉献者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今年6月, 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专家和教育家孙忠良逝世。在身边人眼中, 这位曾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总装科技委兼职委员、总装某专家组专家的老人, 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傅”。他们知道他干的是“大事”, 但不清楚他到底做什么。

孙忠良为我国毫米波技术的工程应用和国防应用作出杰出贡献, 其研究对推广5G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直到生命最后阶段, 这位常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老院士, 还在病床上与同事约定出院后要一起构建价格更低廉、创新性更强的毫米波超材料成像系统。

8月, 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 “布衣院士”卢永根逝世。

为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 他为我国水稻遗传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在他70多岁时, 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 寻找野生稻种。

87岁, 一生节俭的他和老伴一起将毕生积蓄880万元捐出, 成立教育基金。他说, 支援国家搞现代化, 不把教育搞起来, 是不可能的。“我要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 作为最后的贡献。”

89岁, 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和教育事业。

(下转15版)